

从供用句到功用句^{*}

——“一锅饭吃十个人”的物性结构解读

周 韧

北京语言大学教务处

提要 本文依据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理论,对汉语中“一锅饭吃十个人”句式做出新的解读。过去,无论是以动词中心为背景的论元结构分析,还是强调句子整体意义的构式分析,对这类句式的研究都存在一定局限。本文认为,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看,“一锅饭吃十个人”更适合被看成是一种功用句,因为句子中的谓语动词充当了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而为了更准确地抓住“一锅饭吃十个人”的句法语义特点,本文进一步尝试在“功用角色”中划分出“占用性功用角色”的小类。本文认为,如果摆脱施事和受事的观念,改用物性结构的眼光看问题,那么在汉语中,跟“一锅饭吃十个人”更为接近的句式不是“十个人吃一锅饭”,而是“一个老师教十个学生”和“一个厨师炒十盘菜”这样的句子。

关键词 生成词库论 物性结构 供用句 功用角色 占用角色

DOI:10.13724/j.cnki.ctiw.2017.02.004

一 解题

现代汉语有一类名为“供用句”的句式,这种句式的典型代表如例(1)所示:

- (1)a.一锅饭吃十个人。 b.一张床睡三个人。 c.一辆车坐五个人。
 d.一条被子盖两个人。 e.一盆水洗三件衣服。

例(1)中,句子的主语和宾语都由数量结构充当,按照一般传统的语义角色分析方法,这些句子在语序上采取的是“受事—动作—施事”的安排。取“供用”的名字,指的是主语和宾语之间形成一种“量”上的供用关系,比如在(1a)当中,“一锅饭”的量可供“十个人”的量使用。

过去认为,例(1)和例(2)这种“施事—动作—受事”的句子有高度关联,譬如朱德熙(1982:111)讲到这类句子时,就指出:“充任主语和宾语的词交换位置以后,施受关系不发生变化。”例(1)和例(2)就是这样,主宾换位后并不改变施受关系。

^{*}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27)、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和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的帮助。文章初稿曾在第十八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澳门大学,2014年10月27—30日)上宣读,承蒙与会专家点评提出修改意见,定稿时又吸收了《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一锅饭吃十个人”，但是不能说“一锅饭煮十个人”，也不能说“一款衣服挑三个姑娘”？理论上讲，既然能够设立轻动词“供”来生成前者，我们也可以设立轻动词“让”和“供”，用类似例(4)的策略生成“一锅饭煮十个人”和“一款衣服挑三个姑娘”。

- (8)a. 一锅饭 让 十个人 煮
 一锅饭 煮 十个人 t。
 ↑ |
- b. 一款衣服 供 三个姑娘 挑。
 一款衣服 挑 三个姑娘 t。
 ↑ |

那么，到底对于供用句来讲，它成句合格与否的主要限制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显然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任鹰(1999、2005)已经用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一些基本观念来研究供用句，她认为供用句最常见的是表示一种数量对比关系，即某一定量的事物可供某一定量的人或物使用，并说明供用句最重要的句式意义为“给予”和“供用”。近年来，陆俭明(2004、2008)明确倡导用构式语法的观念来处理“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式。构式语法与形式语法中公认的“意义组合说”针锋相对，认为句式作为一种构式，本身就有独立的形式和意义，因此，一个句子的意义并不能根据其组成词语的意义和语法结构关系赋予的意义推导得出。简单说来，构式语法的核心观点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陆先生引入构式语法，对以下句子进行了统一分析(例子选自陆俭明，2004)：

- (9)a. 十个人吃了一锅饭。(施事—动作—受事)
 b. 一锅饭吃了十个人。(受事—动作—施事)
 c. 十个人坐一条板凳。(施事—动作—处所)
 d. 一条板凳坐十个人。(处所—动作—施事)
 e. 一天写了50个字。(时间—动作—受事)
 f. 50个字写了一天。(受事—动作—时间)
 g. 一天走了五个村。(时间—动作—处所)
 h. 五个村走了一天。(处所—动作—时间)

陆先生从构式语法的角度注意到供用句整体的句式意义，认为上述句子是一种表示容纳性的数量结构对应式，即“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具体说来，在“十个人吃一锅饭”中，“十个人”是容纳量，“一锅饭”是被容纳量，而在“一锅饭吃十个人”中，“一锅饭”是容纳量，而“十个人”却成了被容纳量。

陆先生显然是意识到了在分析供用句式的时候，施事和受事这样的语义概念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一锅饭吃十个人”和“十个人吃一锅饭”施受关系不变，但绝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差异。在这一点上，陆先生延续了丁声树等(1961)的观点。丁声树等(1961:36—37)就指出：

“这一锅饭能吃三十个人”意思是“这一锅饭够三十个人吃”。这句话的否定式是“这一锅饭吃不了三十个人”，意思是“这一锅饭不够三十个人吃”，是说饭少了。如果说，“三十个人吃不了这一锅饭”，那就是说饭太多了。所以“这一锅饭可以吃三十个人”或“这一锅饭吃不了三十个人”这类句子也并不是倒装句，也只是宾语在意义上好像是施事罢了。

陆俭明先生摆脱了从施事和受事角度分析问题的观念，进而打破了动词中心的观点，引入构

式语法的整体观,对供用句句式意义做出解读,不仅对这项研究本身,也对汉语句式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过,提出“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的解读,也许并不能完全解释供用句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不好解释例(7)中出现的情况,比如说,如果洗“一条被子”的工作量需要“两个人”,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不能说“一条被子洗两个人”?另外,同样都是“数量名+动词+数量名”结构,为什么例(10)这样的句子并不表示容纳关系,它们的意义和“一锅饭吃十个人”显然不同。

- (10)a. 两个学生领一床被子。 b. 一个老师发十本书。
c. 一棵树挂两个灯笼。 d. 一个被子缝两个标签。

实际上,例(10)只是具备供用句的形式,但是并不具备供用句的内涵。

构式语法本身是一种注重自上而下进行句子分析的理论,但 Goldberg(1995)也明确表示,她所倡导的构式语法并不抛弃自下而上的分析,而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分析相结合的语法理论。

Goldberg(1995)吸收了 Fillmore(1982)和 Langacker(1987)提出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①的观点,认为动词的意义可以通过事件框架中的参与者来体现,例如 kick(踢)这个动词凸显的参与者有两个,即 kicker(踢者)和 kicked(被踢者)。这种动词事件参与者的描写和分析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分析。

而另外一方面,构式也有着自我的论元结构,例如,Goldberg(1995)认为表示“X致使Y收到Z”的双及物构式可表述为:

- (11) CAUSE-RECEIVE <agt rec pat>
 致使 — 收到 (施事 接受者 受事)

在例(12)当中,kick的参与者角色“踢者”“被踢者”与构式中的论元角色“施事”“受事”熔合。并且,由于构式的作用,原本只能带两个论元角色的动词kick增加了一个接受者的论元角色。

- (12) John kicked Tom a ball.

从中可以看到,在构式语法研究中,施事受事角色、动词的词汇意义和论元结构等概念并没有完全被抛弃,还处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

对于本文讨论的供用句来讲,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构式分析,虽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显然还留有研究余地,这就需要自下而上的分析作为补充。但难点在于:如果自下而上的分析依靠的是施事和受事这样的语义角色,就很难说清构式的范围及合格条件等重要问题。道理很简单,“一锅饭吃十个人”和“一锅饭煮十个人”都是“受事+动词+施事”的序列吗,但为什么前者合格,后者却不合格?

三 从动词中心到名词引领

当动词的论元结构和施事受事关系在研究供用句不起作用的时候,本文在自下而上的句式分析时,寻求另外一种理论的帮助,这就是 Pustejovsky(1991、1995)提出的生成词库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GLT)。

^① Langacker(1987)并没有使用“框架语义学”这个术语,但理念和 Fillmore(1982)是一致的。

本文尝试引入生成词库论的物性结构,对“一锅饭吃十个人”做出新的解读。Pustejovsky(1991、1995)提出了生成词库论,生成词库论将词库看成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结合的系统。在静态的描写当中,生成词库论将词义的描写分为论元结构(argument structure)、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事件结构(event structure)和词汇承继结构(lexical inheritance structure)四层。其中,引入物性结构是生成词库论的一大贡献和突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动词中心说成为语法研究的主流,而施事和受事等语义角色是动词中心说最重要的支撑概念,长期占据了句法语义研究的核心地位。例如,格语法、配价语法、形式语义学中的谓词逻辑和形式句法中的题元准则等重要的语法理论,都是建立在施事和受事这样的语义角色概念的基础上的。

但是,物性结构的设置打破了动词中心说的常规,在这种体系中,名词也可以充当中心,动词反而可以充当名词的论元。

物性结构认为一个词拥有四种角色,分别为:形式角色(formal role)、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功用角色(telic role)和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根据 Pustejovsky(1991、1995、2006),对于物性结构的认识,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Aristotle four causes, 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描写词汇所指对象由什么构成、指向什么、怎样产生以及有什么用途或功能。

在物性结构的四种角色当中,其中形式角色用于描写对象在更大的认知域内区别于其他对象的属性(包括方位、大小、形状和维度等);构成角色用于描写对象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包括材料、重量、部分和组成成分);功用角色用于描写对象的用途和功能;施成角色用于描写对象是怎样形成或产生的(如创造、因果关系等)。词项的物性结构实际上说明了与一个词项相关的事物、事件和关系,对我们研究汉语名名组合的语义启发很大。以“小说”为例,它的构成角色为“故事”,形式角色为“书”,施成角色为“写”,功用角色为“读”或“看”。

在物性结构的四种角色当中,施成角色和功用角色最值得注意,最能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新的描写和分析角度。以魏雪和袁毓林(2013)、袁毓林(2014)讨论的名名复合词自动释义为例:

(13)a. 鲜花商店 b. 建筑钢材

所谓“自动释义”,指的是自动还原名名复合词中被隐含的谓词。比如说,“鲜花商店”意思为“售卖鲜花的商店”,而“建筑钢材”意思为“建造建筑的钢材”。有了物性结构的帮助后,我们可以更精细地描写被隐含的谓词。我们可以说,“鲜花商店”隐含的是“商店”的功用角色“售卖”,而“建筑钢材”隐含的是“建筑”的施成角色“建造”。

简单说来,构式语法和生成词库论都打破了动词中心说。构式语法的做法是推出自上而下的构式分析,强调构式本身的意义和句法配置,并用此反驳“意义组合说”。但要注意,在构式语法自下而上的分析中,仍然是以动词中心来建构的。因为无论是用施事和受事这种论元角色,还是用“踢者”和“被踢者”这种参与者角色,本质上都是以动词中心来处理事件语义的。只不过参与者角色比论元角色更加微观,而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这种“场景化”的处理方式更接近意义的本质。

而生成词库论的做法却是维护“意义组合说”,但是在自下而上的分析时,在动词中心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名词中心。依靠名词的物性结构,可以更深层次地挖掘词语之间的句法

语义关联。关于生成词库理论,读者可参看张秀松和张爱玲(2009)、宋作艳(2011、2015)、袁毓林(2014)等国内学界的介绍文章。

四 从供用句到功用句

本文认为,在处理“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式的时候,如果我们摆脱动词中心说的束缚,暂时放弃施事和受事的观念,转而从物性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或许更适合汉语的实际情况,能得到更好的研究效果。

在“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子中,如果我们将其中的主语名词看成是一个引领性的成分,而根据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动词充当的是主语名词核心的功用角色。简单说来,就是“饭”的功用是“吃”。照此类推,对于例(1)中的句子,我们都能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这些句子中动词充当的都是主语名词核心的功用角色,“床”的功用是“睡”,“车”的功用是“坐”,“被子”的功用是“盖”,“水”的功用可以是“洗”。那么在我们看来,以前所说的“供用句”,更适合被称为“功用句”。“供用句”还是一种基于动词中心的提法,而“功用句”是一种基于名词引领的提法。从物性结构出发,将“一锅饭吃十个人”看成是表达主语名词功用的“功用句”,这种处理方案和以前的方案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优点。

现在,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角度说明为什么例(7)中的句子主宾不能互换,这是因为“饭”的功用是“吃”,而不是“煮”;“床”的功用是“睡”而不是“抬”;“车”的功用是“坐”,而不是“推”;还有,“被子”的功能是“盖”,而不是“洗”。同样,例(10)中的句子和功用句所要表达的句式意义也显然不一样。因为,在例(10)中,动词都不是主语的功用角色。例如,“学生”的功用角色是“学”,“老师”的功用角色是“教”。所以,尽管例(10)中的例子都是合格的句子,但却都不是和例(1)一样的功用句。

回过头来说,如果我们需要利用构式语法来解读“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式,首先不要忘记,这种句式的构造为“数量名+动词+数量名”,其中的动词为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在施事受事这种语义概念难以帮助我们做自下而上分析的时候,物性结构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帮助我们建立句子中动词和名词、主语和谓语核心之间的语义关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合理地限定构式的范围,让相应的描写和解释更为精确。

汉语语法学界其实已经注意到名词功用意义对于语法格式的影响。储泽祥、曹跃香(2005)就讨论了“用来”句的使用情况,表明“用来”常常是表明名词的使用功能,即功用意义。而丁加勇(2006)也从功用角度出发,指出了“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子中的名词和动词的功用关系。不过,丁加勇(2006)并没有将这点作为讨论“一锅饭吃十个人”句式的出发点,而仍然以施事受事关系作为全文讨论的主线,将这种句子看成是“受一动一施”容纳句。这点和本文立场不同,本文将暂时放弃施事受事这种语义角色的观念,在物性结构功用角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讨论功用句。

有了生成词库论的知识之后,我们就能够挖掘功用句更多的特点。Pustejovsky(2006)将名词分成了自然类和人造类,自然类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未经人类加工和制作的“原生态”物品,如“树、花、石头、河流”等等,而人造类是人类根据自身需要设计和制作出来的物品,如“椅子、被子、汽车、楼房”等等。根据 Pustejovsky(2006),自然类和人造类的语义差异最终会造成句法差异,比如自然类的名词不能受评价性的形容词修饰,也没有事件强迫(e-

vent coercion)现象发生,如例(14)(15)所示:

- (14)a. *This is a good tree. b. This is a good chair.
 (15)a. *John began the tree. b. John began the chair.

人类设计某种物品,一定会有意图让这种人造物品具备某种特定功用,所以,人造类和自然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否存在功用角色。对于本文讨论的功用句,我们发现,能够充当该句式主语核心的名词都是人造类名词,不能是自然类名词。例如,“饭、车、床、椅子”都可以作为功用句的主语,而“石头、树、花、河流”都不能作为主语形成功用句。如:

- (16)a. *一块石头砸五个人。 b. *一棵树爬两个人。 c. *一朵花赏两个人。^②

“水”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通常来说,“水”属于自然类,一般不能融入功用句式,但是和某些特定的量词搭配后,量词就很可能对名词产生影响,情况就可能出现变化。请比较:

- (17)a. *一湾水洗了几十件衣服。 b. 一盆水洗了几十件衣服。
 c. 一池水洗了几十件衣服。

“一湾水”是自然界的事物,属于自然类,因此不能用于功用句式。“一盆水”就不一样,量词“盆”的出现表明经过了人类某种活动,才产生“一盆水”,它的功用一般是“洗”。“一池水”本身有歧义,既可以指自然界的“一池水”,如“一池秋水”或“一池湖水”。也可以指人造的“水池”中的“一池水”。在(17c)这种功用句式中,“一池水”显然取的是人造义,如果取自自然义的“一池水”,语感上是不通的。

五 功用句与非功用句

本文所说的功用句与非功用句,主要通过谓语动词是否充当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进行分辨,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够”字来帮助鉴定。在一般“够”字句中,“够”字后所跟的动词一般只能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例如,在“N+(X)够+V”的格式中,其中的动词V只能是名词N的功用角色。我们可以说“钱还够花”和“菜不够吃”,但不能说“钱还够挣”和“菜不够炒”。

功用句也是这样,请看例句:^③

- (18)a. 一锅饭吃十个人。 → 一锅饭够十个人吃。
 b. 一张床睡三个人。 → 一张床够三个人睡。
 c. 一辆车坐五个人。 → 一辆车够五个人坐。
 d. 一条被子盖两个人。 → 一条被子够两个人盖

^② 在语境的帮助下,“树”和“石头”等自然类名词也可能有临时性的功用。有些句子,如“一棵树挂两个灯笼”和“一棵树爬两个人”等等,也是可以接受的。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③ Tsai(2001)早就指出例(1)这种供用句和“够”的意义密切相关,表现在类似例(1)这种句子都能和“够”搭配使用。但我们要指出,供用句式本身并不蕴涵句子就有“足够”意义。因为以下句子也是成立的,例如:

- a. 一锅饭吃十个人,是不够的。 b. 一张床睡三个人,肯定挤不下的。
 c. 一辆车坐五个人,是坐不下的。

e. 一盆水洗三件衣服。 → 一盆水够洗三件衣服。

但是, 诸如例(7)(10)这种句子就不能和“够”搭配使用, 请看:

- (19)a. 十个人煮一锅饭。 → *一锅饭够十个人煮。
 b. 四个人抬一张床。 → *一张床够四个人抬。
 c. 一棵树挂两个灯笼。 → *一棵树够挂两个灯笼。
 d. 一条被子缝两个标签。 → *一条被子够缝两个标签。

在例(9e、f、g、h)中, 动词也不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 所以也不能转换为相应的“够”字句。如:

- (20)一天写 50 个字。 → *一天够写 50 个字。
 50 个字写一天。 → ?50 个字够写一天。
 一天走五个村。 → ?一天够走五个村。
 五个村走一天。 → ?五个村够走一天。

所以, 本文并不将例(9e、f、g、h)和例(10)这样的句子看成是功用句。这种做法缩小了研究范围, 和构式语法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相比, 有弊有利。缺点是不能像构式语法一样, 将“一天走了五个村”和“一天写了 50 个字”这样的句子纳入解释, 进行统一处理。但优点是可将例(7)和例(10)这样的句子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避免过度推导。

当然, “一锅饭吃十个人”和“50 个字写一天”这两种不同的句子, 到底本来就是不同的大类, 有大差别? 还只是大类中的不同小类, 大同小异? 这个问题确实还值得继续讨论。

六 从功用句到占用性供用句

到目前为止, 利用生成词库论的物性结构思想, 我们对“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式的认识已经深化不少。不过, 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对于“一锅饭吃十个人”这样的功用句式, 我们只是限定其中的谓语动词必须充当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 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而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我们注意到, 在很多“数量名+动词+数量名”句式中, 即使谓语动词已经是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 但整个句子并不合格, 并不能形成功用句。例如:

- (21)a. *一首歌听三个人。 b. *一部电影看五十个人。 c. *一本书读两个孩子。

任鹰(1999、2005)曾经提出“益源”和“受益者”两个概念来帮助分析问题, 认为在“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式中, 受事成分是益源, 施事成分是受益者。她指出: 当一个名词性成分只是动作的发出者, 而在完成动作的同时不必或不能占有益源时, 是不能放至动词后的。任鹰(1999、2005:16)举的例子有:

- (22)a. 三个人搬一张沙发。——*一张沙发搬三个人。
 b. 十个人做一锅米饭。——*一锅米饭做十个人。

任鹰提出“受益者占有益源”作为供用句成立的语义条件, 是一个十分细致并且有效的观察。它不仅能解释例(22)中的现象, 也能解释例(21)中的例子。因为“搬沙发”“做米饭”“读书”“看电影”和“听歌”这些动作完成后, 施事对受事都不构成占有关系, 举例来说, 一个人搬了沙发或者看了电影之后, 对沙发和电影并没有占有关系。但如果是“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子, “吃”的动作完成后, “人”对“饭”就形成了一种占有关系。不过, “受益者占有益源”这个观点也有一些不好解释的语料。例如:

(23)a. 一盆水洗了三件衣服。 b. 一根绳子绑两摞书。 c. 一个别针夹五页纸。

例(23)中的句子都可以纳入功用句或供用句的范畴,但无论是句子中的宾语,还是句子中未出现的施事者,都不能对名词主语构成占有关系。而例(23)不会对本文的既得结论造成影响,因为本文对功用句的限定条件是:句子的谓语动词充当名词主语的功用角色。在例(23)中,“洗”“绑”“夹”分别是“水”“绳子”“别针”的功用角色。但这个限定条件还过于宽泛,我们还需要设立更精确的条件将例(21)这种不合格的例子排除在外。

因此,本文建议将名词的功用角色细化成两个小类:占用性功用角色和非占用性功用角色。有些动词在作为名词的功用角色实施功用时,会同时对该名词造成损耗、消磨、占有和分配等作用,我们将这种功用角色统称为占用性功用角色。

本文认为,“一锅饭吃十个人”不仅是功用句,而且严格说来,是一种占用性功用句。例(1)和例(23)中的例子都是如此,其中的谓语动词不仅表达主语名词的功用义,且这种功用同时会对主语名词形成占用关系。比如说,“吃”对“饭”有损耗作用,“洗”对“水”也有损耗作用,“睡”对“床”有占有意味,“坐”对“车”也有占有意味。如果表示功用的动词没有占用意义,一般是不能形成本文所讨论的功用句的,例(21)正属于这种情况。以例(21a)(21b)来讲,“唱”并不能让“人”对“歌”形成占用关系;同理,“看”也不能让“人”对“电影”形成占用关系。

对于占用性功用句来讲,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宾语数量的改变一般会对主语名词的功用效能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一锅饭”是五个人吃还是十个人吃,是为不同的;而“一张凳子”是两个人坐还是三个人坐,也是不同的。而“一首歌”是十个人唱还是一百个人唱,对歌曲本身并无重要影响。

我们认为,占用关系确实是功用句成立的一个重要语义概念。通过将功用角色细化成占用性功用角色,使得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生成词库理论的内部手段解决问题,而不用求助其他句法语义理论,并且,我们认为占用性功用角色这个名目,绝不仅仅只是为研究功用句而特设的。在汉语其他句式的研究当中,占用性功用角色也有重要的理论和解释价值。只不过限于本文主题和篇幅,这一点我们不再深入,拟另文讨论。

七 从“一锅饭吃十个人”到“一个老师教十个孩子”

按照本文的思路,我们应该暂时放弃施事和受事的观念,而从物性结构的角度讨论“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式。如果将功用句限定为“数量名+动词+数量名”格式,并且其中动词为名词主语的功用角色。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我们也许会对功用句及其相关句式有全新的认识。

只从物性结构角度考虑问题的话,“一锅饭吃十个人”和“十个人吃一锅饭”就属于不同的句式,因为后者不是功用句式。“人”的功用角色不明显,“吃”不是“人”的功用角色。或者说,“人”是一种自然类的名词,并没有特定的功用角色。反过来,像“一个老师教十个孩子”,“一个厨师炒十盘菜”“一个箱子装五个球”却可以看成与“一锅饭吃十个人”同类的功用句式。因为在这些句子中,动词都充当了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

这个观点并不仅限于理论上的推演,也可以从很多句法语义测试上得到支持。以下,我们从表达的精细程度、话题接续性和情态表达等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相近的语义场,就可以成立。

第三,如果和一些表情态的成分联用,功用句和非功用句之间也会体现出比较强的语义差异。比如说,情态词“可以”既能表示“可能”义,也能表示“许可”义,但如果将其放在功用句和非功用句中,差异就体现出来了。例如:

- (29)a. 一锅饭可以吃十个人。(“可以”表“可能”)
 b. 一个老师可以教十个学生。(“可以”表“可能”)
 c. 一张床可以睡两个人。(“可以”表“可能”)
 d. 十个人可以吃一锅饭。(“可以”表“可能”或“许可”)

在例(29a-c)这三个功用句中,“可以”一般只表“可能”,不表“许可”。而在非功用句的例(28d)中,既可以表“可能”,也可以表“许可”。

蔡维天(2002、2007)可以继续帮助我们挖掘这个特点。蔡维天(2002、2007)区分了外状语和内状语,外状语句法位置高,内状语句法位置低,判断“内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看其与情态词的先后位置,处于情态词之前的就是外状语,之后的就是内状语。像疑问副词“怎么”充当状语的时候,既可以为外状语,也可以为内状语,比如(例子摘自蔡维天,2007):

- (30)a. 她怎么要唱那首歌呢?(“怎么”问“原因”)
 b. 她要怎么唱那首歌呢?(“怎么”问“方法”)

“怎么”在例(30a)中处于“要”的前面,是外状语;而在例(30b)中,“怎么”处于“要”的后面,为内状语。但内外有别,表达的语义有重大差异。例(30a)中“怎么”问的是“原因”,而在例(30b)中怎么问的是“方法”。

这种内外状语的区别也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功用句和非功用句的差异,请看:

- (31)a. 一锅饭怎么可以吃十个人?(问原因)
 b. 一个厨师怎么可以炒十盘菜?(问原因)
 c. 一个老师怎么可以教二十个学生?(问原因)
 d. 十个人怎么可以吃一锅饭?(问原因)
 (32)a. [?]一锅饭可以怎么吃十个人?(问方法)
 b. [?]一个厨师可以怎么炒十盘菜?(问方法)
 c. [?]一个老师可以怎么教二十个学生?(问方法)
 d. 十个人可以怎么吃一锅饭?(问方法)

从例(31)我们可以看到,功用句和非功用句都接受“怎么”作为外状语问原因。但是,在作为功用句的例(32a、b、c)中,都不怎么接受作为问方法的内状语“怎么”,整个句子都不大好。而非功用句的例(32d)不受这个限制。

过去也有一些文章认为,“一锅饭吃十个人”和“十个人吃一锅饭”比较接近,因为它们的否定形式都可以为“吃不了”,我们既可以说“一锅饭吃不了十个人”,也可以说“十个人吃不了一锅饭”。但是同样,“一个老师教不了十个学生”和“一个厨师炒不了十个菜”也是合格的句子,所以在这里,靠“动词+不了”的格式实际上起不到什么分辨作用。

在我们看来,摆脱施事和受事的眼光后,转而从主语名词的物性结构角度思考问题,将功用句和非功用句进行区分,就会发现“一锅饭吃十个人”和“一个老师教十个孩子”在句法语义特点上更为接近。本节我们讨论的一些测试是支持这个观点的。

八 结语

本文借鉴生成词库论,重新讨论和分析了过去在汉语语法中被称为“供用句”的一类句式,我们认为,所谓的“供用句”,从物性结构来看,更适合被称为“功用句”。因为在“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子当中,动词“吃”充当的是主语名词“饭”的功用角色。句子动词充当主语名词的功用角色,这是功用句的根本语义特性,是功用句区别于其他句式的最重要特点。我们并不认为“功用句”的说法能够解释该句式的所有句法语义特点,也并不否认构式语法对这种句式的分析有一定帮助,但我们认为从物性结构入手解读这种句式可能是更为恰当和合理的。

过去讨论“一锅饭吃十个人”这种句子的动机,是认为这种句子和“十个人吃一锅饭”有高度关联性,其中句子经历了“主宾换位”的操作。但我们认为,在提出“主宾换位”这一观点的时候,就已经是先入为主,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了。“主宾换位”是基于动词中心说的施受事分析的附带品,这种观点认为“一锅饭吃十个人”和“十个人吃一锅饭”在深层次上是一种高度关联的结构,两者只不过经历了语序上的组合性变化。

在本文看来,主宾换位只是表象,而从物性结构看,“一锅饭吃十个人”和“十个人吃一锅饭”是两种完全相异的句子。在汉语中,“一锅饭吃十个人”也许更接近“一个老师教十个孩子”这种句子。

供用句和功用句,表面上只是一字之差,背后却代表了句法分析上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和思路。本文的研究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更多学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蔡维天(2002)自己、自性与自然——谈汉语中的反身状语,《中国语文》第4期。
- 蔡维天(2007)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中国语文》第3期。
- 储泽祥、曹跃香(2005)固化的“用来”及其相关的句法格式,《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丁加勇(2006)容纳句的数量关系、句法特征及认知解释,《汉语学报》第1期。
- 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陆俭明(2004)“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中国语文》第5期。
- 陆俭明(2008)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
- 任 鹰(1999)主宾可换位供用句的语义条件分析,《汉语学习》第3期。
- 任 鹰(2005)《现代汉语非受事宾语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宋作艳(2011)生成词库理论的最新发展,《语言学论丛》第44辑。
- 宋作艳(2015)《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事件强迫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魏 雪、袁毓林(2013)基于语义类和物性角色建构名名组合的释义模板,《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袁毓林(2014)汉语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体系和运用案例,《当代语言学》第1期。
- 张秀松、张爱玲(2009)生成词库论简介,《当代语言学》第3期。
-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Croft, Williams & D. Alan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111-137.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 Bingfu (1993) *Zhe-guo fan chi shi ge ren* as the result of verb movement.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f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 University of Delaware.
- Pustejovsky, James (1991)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7: 409–441.
- Pustejovsky, James (1995) *The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Pustejovsky, James (2006) Type theory and lexical decomposi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Science* 6: 39–76.
- Tsai, Wei-Tian Dylan (2001) On subject specificity and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 129–168.

A Qualia Structure Analysis of Mandarin Supply Sentences

Zhou Ren

Abstract Based on the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a “qualia structure” analysis of Mandarin “subject-object reversible” supply sentences represented by “*yi guo fan chi shi ge ren*”(一锅饭吃十个人). Under close scrutiny, previous analyses, such as the argument structure analysis or the construction analysis, fail to cover some important facts of supply sent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pply sentences are actually telic sentences in that the main verbs in such sentences usually play the telic role of the subject nou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elic sentences, the paper tries to set up the “occupation telic role” as a subcategory of the “telic role”. By abandoning the concepts of agent and patien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qualia structure of the nouns, the paper finds that “*yi guo fan chi shi ge ren*” has more in common with “*yi ge laoshi jiao shi ge xuesheng*”(一个老师教十个学生) than with “*shi ge ren chi yi guo fan*”(十个人吃一锅饭).

Keywords 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 qualia structure, supply sentences, telic role, occupation telic role

作者简介

周韧,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法学研究。[Email: zhouden@126.com]